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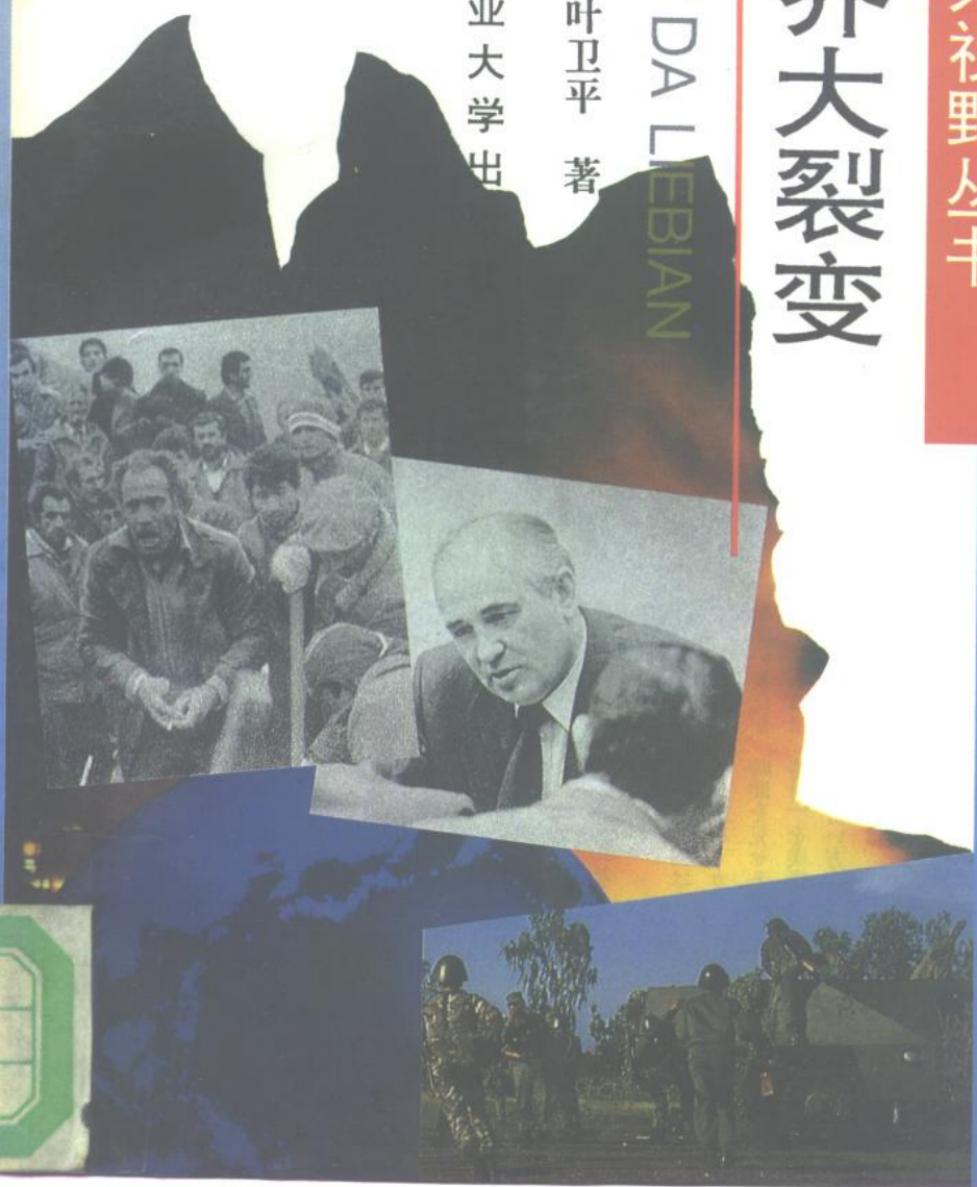
改革大视野丛书

世界大裂变

SHIJIE DA LIEBAN

汪劲莲 叶卫平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



世界大裂变

汪劲莲 叶卫平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212 号

世 界 大 裂 变

汪劲莲 叶卫平 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育才印刷厂印刷

※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4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SBN7-5639-0368-2/D·31

定价：8.20 元

编者献辞

1978年，当凤阳花鼓在神州大地再度响起的时候，经历了十年动乱和两年徘徊时期的中国，走出了“左”的思想禁锢，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

14年后的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南巡重要讲话；之后，党的十四大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华大地再度涌起了一股改革开放的热潮。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启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踏上新的征程。

“不改革，勿宁死”。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社会潮流之一。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发端于本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经过十几年的艰难探索，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回首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展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

改革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改革运动。没有深刻的思想解放作为先导，改革最终会半途而废。因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我们面临的永久课题。改革者必须敢于迎击来自思想保守者的挑战。

改革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没有现存的模

式可以因循，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以遵从。因而，我们必须拿出勇气，摸着石头过河，勇敢地往前闯，在大胆的尝试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方法和规律。任何怯懦都有可能贻误我们的发展时机。

改革是一个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这是改革的辩证法。可以想象，在旧秩序和新秩序、旧体制和新体制之间，局部地会滋长出混乱和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敢于直面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并拿出最大的魄力为之寻找根治的良方。

.....

倡导思想解放，阐释改革大政，解析改革方略，透视改革热点，解剖改革难题，鼓舞改革士气……这是我们编辑《改革大视野》的初衷。

本丛书切中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切中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切中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切中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同时，《改革大视野》将为读者理解和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一个新视角、大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及改革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提供的视角可能不够全面，立论也有可能失之偏颇。在此，敬请广大读者鉴谅。

谨以《改革大视野》丛书献给关心、支持改革，关心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青年朋友！

《改革大视野》丛书编委会

1993年5月

前　　言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大势也。人类社会今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分化，大动荡，大裂变的过程。

地球的脊梁似乎已经老化，再也经受不住各种缠绕它多年的重负；一批国家似乎已经衰朽，再也抵挡不住各种邪恶势力的折磨。然而，脊梁断了，重负犹存；国家裂变，邪恶仍在。君不见，独联体名存实亡，俄罗斯政坛动荡，高加索炮火纷飞，巴尔干弹痕遍地；君不见，海湾战火时灭时燃，黑非洲暂无宁日，阿富汗内战方兴未艾，南亚次大陆风波迭起……

既有远虑，方无近忧。在前苏联那片有 100 多个民族居住的动荡的土地上，会不会形成类似我国春秋时期那种“八百诸侯，王国甚多”的局面？在西方大国的竞相插手下，前南斯拉夫内战会不会向科索沃、马其顿乃至阿尔巴尼亚、希腊蔓延，甚至点燃欧洲战争的火药桶呢？在世界大裂变的震荡下，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裂变吗？……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世界大裂变的受益者西方大国，现在也感到这场大裂变滚滚而来的威胁了。但是，潘朵

拉魔盒已经打开，裂变者自己也将饱尝裂变的苦味。反抗强权政治，为平等和正义而斗争的闸门是关不住的，人们总会看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那一天的。

这本著作的第一、三章和结束语由叶卫平撰写，第二章由汪劲莲撰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米裕民同志的热情帮助，谨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盼望专家和广大读者对书中的缺点与不足之处予以批评指正。

作 者

1994年元旦

《改革大视野》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姚 望 周 英 刘 伟
王海平 米裕民
常务副主编 鲁 勇
副 主 编 陈喜庆 刘亚军 肖 培
张效廉 田科武
编 委 古越仁 佟丽鹃 郭宏滨
杨小平 张学军

目 录

编者献辞

前 言

第一章 动荡中的裂变	(1)
一、轻歌剧式政变无关痛痒	
大雪崩般解体天惊地变.....	(1)
二、高加索山脉断裂	
大欧亚板块漂移	(35)
三、挖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	
争内庭斗议会难解难分	(65)
四、百多民族分手将至	
八百王国诸侯甚多?	(100)
第二章 纠缠中的裂变	(120)
一、第二个南斯拉夫寿终正寝	
又一代日耳曼国天马行空.....	(120)
二、波黑内战硝烟滚滚	
美国争霸磨刀霍霍.....	(152)
三、德法另起炉灶急不可待	
英美保护特权绞尽脑汁.....	(168)

四、兄弟残杀何时了结 连锁反应哪个国家？	(183)
第三章 裂变中的裂变	(194)
一、黑非洲兵祸连接 好望角初露晨曦	(194)
二、双重标准屡造惨祸 伊斯兰化初显神威	(232)
三、阿富汗战火纷飞 次大陆沟壑纵横	(281)
四、挟天子号令诸侯 保后院美洲无火？	(304)
结束语 自由主义难治富国病 金权政治裂开西方天	(328)

第一章

动荡中的裂变

一、轻歌剧式政变无关痛痒 大雪崩般解体天惊地变

1991年8月19日清晨，苏联国防部会议室灯火通明。从各地应召赶来参加紧急会议的军区司令员们，围坐在会议桌旁，焦急地等待着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兼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的到来。5点多钟，身穿元帅服的亚佐夫走进了会议室。出乎司令员们的意料，亚佐夫的讲话很简短也很含糊，他指示各军区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加强军事设施的警戒，维护驻地附近的秩序。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亚佐夫没有说明，他让司令员们收听6点零5分的广播。

6点零5分，苏联国家电台向全国播

放了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签署的《苏联领导人声明》。声明说：鉴于戈尔巴乔夫总统由于健康状况无法继续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 127 条，决定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理总统职务，并从 1991 年 8 月 19 日莫斯科时间 4 点起在苏联的某些地方实行为期 6 个月的紧急状态。声明还说：为了有效地实施紧急状态和管理国家，决定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为：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普戈（苏联内务部长）、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季贾科夫（苏联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苏联境内所有政权机关、管理机关、公职人员和其他公民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和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的决定。

6 点 34 分，国家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其中写道：

“同胞们！苏联公民们！在我们祖国和我国各族人民命运面临的严峻危急时刻，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整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

“极端主义势力极力奉行消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一切代价夺权的方针，利用赋予的自由蹂躏刚刚出土的民主萌芽，践踏赞成维护苏联统一的全民投票结果，利用民族情绪进行无耻的投机。由于他们，苏联人失去了安宁与欢乐，数千人在族际冲突中丧生，50 多万人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弃儿。

“有些大权在握的人，不是把权力用于关心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幸福，而是把它用来谋求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利益。他们粗暴地践踏苏联的基本法，醉心于建立不受约束的个人独裁。

“权力危机对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在以混乱和自发的方式滑向市场的过程中，引发了地区的、部门的和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大爆发。其结果是几十年形成的统一的国民经济机制被破坏，绝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水平锐降，投机倒把和影子经济猖獗。如果再不告诉人民真相，如果再不采取紧急和坚决的措施来稳定经济，那么不要多久势必出现饥饿和新一轮的贫困，出现大规模的自发性不满和破坏性后果。

“劳动人民的权利正在遭到进攻。不但他们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保健权、居住权、休息权成为问题，而且连他们的起码人身安全也日益失去保障。犯罪现象迅速增加，日益有组织化和政治化，国家陷入了暴力、色情宣传和各种不法行为的深渊。

“昨天，在国外的苏联人还感觉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和受尊敬的国家的体面公民，今日，他在各种蔑视和怜悯的目光下已经沦为二等外国人的境地。苏联国际地位的江河日下使要求修改苏联边界的复仇主义声音甚嚣尘上，有些人甚至还提出瓜分苏联或者对苏联的个别项目与地区实行国际托管的建议。这就是令人痛苦的现实！”

《告苏联人民书》表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心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并呼吁全体苏联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的义务，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所作的努力。

从《告苏联人民书》看，戈尔巴乔夫出事了。

1991年8月18日下午4点50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陪同巴克拉诺夫、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舍宁来到克里米亚福罗斯面见即将结束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向他转告了苏联主要领导人要求实行紧急状态的意见。戈尔巴乔夫闪烁其辞地表示同意，但借口这需要最高苏维埃批准而拒签紧急状态命令。于是，双方进行了以下一番很不愉快的对话：

巴克拉诺夫等人：“希望总统自己按照宪法规定，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拯救国家和人民。”

戈尔巴乔夫：“不，我不干。”

巴克拉诺夫等人：“那么你像今年3月那样命令我们干。”

戈尔巴乔夫：“不，……我不干。”

巴克拉诺夫等人：“那么，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你先在这里呆3天，我们自己干，然后你再加入我们的行列。”

戈尔巴乔夫沉默，对此未置可否。

巴克拉诺夫等人走时，带走了戈尔巴乔夫的最高统帅核密码箱。普列汉诺夫经请示克留奇科夫后，下令切断了戈尔巴乔夫同外界的通讯联络。8月19日凌晨4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瓦斯托波尔团奉苏联防空军参谋长马尔采夫上将的命令，用两辆牵引车切断了别利别克飞机场的跑道，因为那里停放着的图134型客机和米8型直升飞机是戈尔巴乔夫的专机。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做些倒叙，以便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

1990年下半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日步深渊的情况下，曾经同他的主要助手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

夫等人商议过在部分地区实施紧急治理，以打击尾大不掉的叶利钦民主俄罗斯派和得寸进尺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问题。

199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戈尔巴乔夫让亚佐夫出面，以参加十月阅兵为名，将驻在梁赞的图拉空降师调入莫斯科。该师调动时被梁赞苏维埃中的叶利钦派发觉，立即通知了莫斯科。叶利钦闻讯后发动了许多人前往莫斯科郊区堵截该师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车辆，并开动他的宣传工具大肆攻击“右派”企图在首都发动政变。戈尔巴乔夫手忙脚乱，责怪亚佐夫办事不稳，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缺乏“公开性”，以致造成民主派的误会。

1990年12月1日，相继更改了国名、国旗、国徽，通过了脱离苏联宣言的波罗的海三国举行了联席会议，声明它们将拒绝签署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条约，呼吁西方国家承认它们的独立。戈尔巴乔夫知道美国等西方大国已决定在1991年1月中旬对伊拉克开战，估计它们这时无力他顾，于是在1991年的新年致辞中对波罗的海三国使用了强硬的措词。1月2日，经戈尔巴乔夫批准，亚佐夫以答记者问的形式，代表苏联军队发表了反对民族主义、分立主义和一切破坏性力量的讲话。3日，苏联内务部部队进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的办公大楼，保护其财产不受侵犯；4日，苏军《红星报》发表文章要求立陶宛当局停止组织民族武装，撤销它的边疆保卫局；7日，苏联国防部新闻中心发布公告，宣布为迫使不愿应征入伍的苏联公民服兵役，将在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共和国在内的许多不稳定地区布置军队。精锐的苏军空降兵部队旋即在波罗的海三国境内开始行动。9日，他们分乘装甲运兵车和卡车进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市区。11

日，苏军在收复被立陶宛边疆保卫局占据的原全苏支持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立陶宛分会的大楼时，同对方发生了枪战。同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宣布成立立陶宛救国委员会。12日，苏军完成了对立陶宛铁路枢纽和警察部门的控制。13日凌晨1点45分，苏军在进驻立陶宛电视大楼和电报大楼时，再次遇到抵抗，交火后双方死亡13人，另有112人受伤。

苏军进入维尔纽斯后，经戈尔巴乔夫批准，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下令切断非官方的国际文传电讯通讯社的电路，将其关闭。然而，在叶利钦的干预下，该通讯社第二天即重新营业。维尔纽斯13日交火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表示“忧虑”。戈尔巴乔夫立即退缩，在14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他既没有命令过军队可以开枪，也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这实际上是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要助手。

1月20日晚上，进驻里加的苏联内务部部队执行任务时，遭到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上的枪弹袭击。经过战斗，苏联内务部部队占领了这座大楼，双方死伤15人。21日，戈尔巴乔夫害怕这个流血事件又引起美国的干预，指示亚佐夫出来发表声明，说苏联军方从未命令过军队在拉脱维亚采取行动。22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采取各打50大板的方式，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并斥责各地驻军不得再采取任何“恣意妄为”的行动。此后，苏联空降兵部队全部撤离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内务部部队也撤走了2/3左右。

1991年3月28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召开授予他临时补充权限的俄罗斯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对戈尔巴乔夫施压，叶利钦派在这一天举行了有数1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对于叶利钦派的这一动作，戈尔巴乔夫自然十分恼火。他于3月

25日指示苏联内阁通过决议，规定从3月26日起到4月15日为止，禁止在莫斯科地区举行游行示威。3月26日，叶利钦派控制的莫斯科市苏维埃不理睬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戒令，批准了28日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的申请。3月27日，戈尔巴乔夫让亚佐夫出面，下令塔曼机械化步兵师的装甲运兵车进驻莫斯科，还在市区集中了5万多人的正规军和内务部部队，摆出了你敢示威我就镇压的架势。然而，28日示威游行开始后，他又妥协了。

由此可见，实施紧急治理并非亚纳耶夫等人的发明，而是戈尔巴乔夫的原定计划，亚纳耶夫等人只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不愿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将它付诸实施罢了。

亚纳耶夫等人都是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亚纳耶夫原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90年7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在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又由戈尔巴乔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帕夫洛夫原是苏联财政部长，1991年1月戈尔巴乔夫选择他接替“保守的”雷日科夫的总理职务。巴克拉诺夫1983年至1988年期间曾是哈尔科夫一家军工厂的厂长，1988年2月被戈尔巴乔夫提拔为负责国防工业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亚佐夫原是苏联某个军区司令员，1987年被戈尔巴乔夫破格提升为苏联国防部长，军衔也晋级到元帅，以顶替被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以鲁斯特事件^①为借口解职的原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

^① 鲁斯特事件指的是1987年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轻型飞机在莫斯科红场着陆一事。戈尔巴乔夫以失职为名，解除了同他意见相左的苏联国防部长等高级军官的职务。